

志同道合 遐迩传颂

——记容闳与孙中山的革命友谊

唐仕进

一九一一年底，中国辛亥革命的枪声，传遍世界各地。侨居美国哈特福德城已有十年之久的容闳，不顾虚弱的病体，连续给国内写了三封信，热烈欢呼『这次了不起的大革命』，并表示在孙中山就任『新生的中华民国的新总统』时，『致以衷心的祝贺』，他的信倾吐了自己多年的愿望：『我希望在没有死之前，能够和其他革命领导人认识认识。』

恳请他归国，『创立一完全政府，以巩固我幼稚之共和。』信的署名为：『孙逸仙』。

一个身居异国，年逾八旬的老人，始终不忘祖国，始终信赖、爱戴孙中山，一个刚刚就任，日理万机的临时大总统，在百忙中奋笔疾书，始终惦记着侨居外国的容闳。可见在这两位民主革命战士之间，存在着何等深挚的革命友谊。

容闳与孙中山的革命友谊，是在长期的斗争中形成的。早在一九〇〇年前后孙中山刚刚树起反清革命旗帜时，容闳已在中国政坛上蜚声四十年。容闳在从事维新活动中，与革命派早有联系。他与兴中会会员、爱国华侨谢缵泰关系密切。孙中山早年的战友，兴中

几乎就在同一时间，一封发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所在地南京的信函，夹带一张相片，寄送远隔重洋的容闳。信中称容闳为『太平洋对岸的老同志』，『素仰盛名，播震寰宇』，『才智学识，达练过人』，特

会员容星桥，是容闳的学生、族弟。孙中山从他的战友们那里了解了容闳很多的情况。一九〇〇年三月，容闳参加戊戌变法运动，失败后逃到兴中会总部的所在地香港，开始打听孙中山的消息，当时孙中山在日本，容闳也准备去那里，谢缵泰亲自给孙中山写了一封信，请孙中山迎接容闳。后来容闳由于赴上海参加了自立会，被选为会长，致使日本之行未果。这次由谢缵泰安排的会面虽然未能实现，但是孙中山对容闳的自立会活动却十分支持，他在横滨对人说：『作为众望所归的领袖，当推容闳。』及时为在汉口的兴中会会员星桥写信，指示他积极支持自立会组织的自立军起义。

自立军失败以后，容闳在思想上完成了改良到革命的转变，也取得孙中山的完全信任。孙中山从日本赶回上海，准各联合容闳等自立会骨干组织南方几省起义，由于清政府的通缉，这次联系也没有成功，

容闳与孙中山只好出逃。就在这年的九月一日，这两位从未见面的朋友，在开往日本的轮船上不期而遇，开始了他们之间的革命友谊。

容闳与孙中山在日本同处了近半个月，他们一起游历了神户、横滨、东京，拜访了犬养毅等日本朋友。这次同行，使容闳和孙中山彼此更加深了

访南屏容闳故居

陈满翌

(一)

春意融融访故里，
犹见容公窗前伫；
临风喜望柳色新，
正是莺歌燕舞时。

(二)

不置田亩不置宇，
借居容祠一角地；
慷慨解囊兴社学，
先生遗泽播桑梓。

印象。孙中山认为，容闳不仅是改革的老前辈，而且还「富新思想」，容闳则认为，孙中山是中国的「华盛顿、富兰克林」，成了他心目中所尊敬的领袖。

由于清政府的不断通缉，容闳不得不于一九〇二年再次奔赴早年留学的美国。在离开祖国前，他仍然惦记着为革命四处奔走的孙中山，他一再叮嘱前来送行的学生：「汝助其成功」。孙中山也对容闳十分信赖，认为他可以「独当一面」，拟革命成功后，让他负责外交重任。

在美国的日子里，容闳与孙中山一直保持通讯联系。他去信孙中山，向他介绍了美国军事专家荷马·李和财界人士布思；又写信给马·李和布思，劝其断绝与康有为、梁启超的关系，支持孙中山。一九〇九年十二月，在容闳的热情邀请和精心安排下，孙中山来到了美国，会见了荷马·李和布思，并再次与容闳见面。孙

中山、容闳、荷马·李等人共同制定了一套革命计划，对指导辛亥革命起了重要作用。一九一二年孙中山带着荷马·李回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，紧接着就给容闳发去了热情的邀请信。

容闳终于未能返回祖国。正当「预备行装，箠日首途」的时候，「而病忽作，以致不起」，于同年四月逝世。遵照他的遗嘱，他的儿子归国服丧，一九一三年，他的小儿子容颢槐回到广州，受到了孙中山的亲切接见，并被任命为广州军火局局长。一九三三年，在孙科的主持下，上海交通大学又为容闳建立了纪念堂。容闳与孙中山的亲密友谊，成为史苑里传颂遐迩的佳话。

